

帝后宠娇

花日非

战场所向披靡，朝堂无所畏惧，
纵然内心坚硬如铁，终不敌你三寸柔情。



上

帝台娇宠

上

花日绯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T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台娇宠：全两册 / 花日绯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08-7205-1

I. ①帝…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3373 号

帝台娇宠：全两册

作 者	花日绯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40
字 数	57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205-1
定 价	78.00 元

CONTENTS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潘家有女初长成	001
第二章	初获恩宠引风波	031
第三章	后宫第一好靶子	064
第四章	一朝荣升德妃位	098
第五章	新官上任三把火	131
第六章	怪异举动惊六宫	166
第七章	治疗失败生防备	194
第八章	心生杀意欲除之	232
第九章	将计就计共逃亡	261
第十章	兜兜转转回皇宫	290

潘家有女初长成

祁氏功高震主，引得宁国皇帝不满。

宁国皇帝皆自诩雅士，崇魏晋之风，重礼法，重世家，重门第。对祁家这个保卫着宁国安宁的一方霸主，宁国君主虽敬畏之余，却也心存鄙夷，觉得祁氏是靠武力发家的，人品粗鄙。可宁国立国数百年，祁氏始终存在，就像是架在皇帝头上的一把锋刃，只要再近一分，就能刺向皇帝的头颅。

祁氏发源于北漠，祖祖辈辈皆为马上英雄。用承恩公自己的话来说，祁家天生就没有温文尔雅的血脉，人人皆为胡虏作风。天生的野性与宁国偃武重文的基本国策相悖，当初祁家也只因一饭之恩就效忠宁家三代。

现任宁国皇帝文广帝，看似文弱，实则狡诈腹黑，更甚宁家先祖。他表面上对祁氏尊敬有加，暗地里却派人刺杀承恩公祁正阳，意图颠覆祁家。然后文广帝就用这一招诠释了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两句俗语。承恩公没杀成，反而彻底把祁氏惹毛了。

本来祁家就已经称雄一方，祁家军从先祖开始，便有军事自主权，无须受朝廷限制。他们一年年扩充，一年年壮大，由原来五万老乡，经过百年之后，扩充到了如今北漠八十万铁军，雄峙北方。而与之相比，宁国上下也不过就三十万杂牌军，在宁国的强征苛政之下，都不能保证这三十万的军队全部忠诚。

人比人气人，货比货得扔。

宁氏虽居霸主之位，却能力有限。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实力配不上野心。宁氏没那本事，偏要自不量力。但谁也不是靶子，站着不动挨你打。

祁氏原就是感恩于宁氏祖上一点恩惠，这才臣服北方近百年，若宁氏始终以上宾之礼对待，那祁氏还勉强忠诚一把，可没想到的是，到了文广帝手上，不仅不礼遇，居然还打起了小九九，妄想颠覆祁氏。若祁氏再忍，岂非太没面子了？于是，一直臣服的祁氏反了！

可造反总得有个正当理由吧。也许祁氏早些年就已经有了造反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理由才蛰伏至今。文广帝生生把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理由，用无比诚挚的决心送到了祁氏手中，对祁氏而言简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的意外之喜啊。

祁氏要反，宁氏要完啊！祁氏对宁国军事力量分布本就了如指掌，虽然意欲推翻宁氏，但又分毫不伤宁国百姓，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路攻破了山海关，占领了潼关，将黄河流域尽数收归，一路南下，直逼长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文广帝自知国运不济，干脆破罐破摔，不再听闻奏报，也不去商讨任何对策，窝在宫内夜夜笙歌。此情此景，忠良退，奸佞生，三年内滋生了一个官职，那就是只要在文广帝面前说“祁氏必亡”之类的话，就能晋升为一等官人，若有官员附从，那便连升三级。朝中内外皆被奸臣占领。有人献策文广帝，借祁氏不伤百姓的理由，让文广帝将建康百姓集结城头，充当稻草，抵抗祁氏；又有人提议让死士扮演百姓，佯作出城逃命，混入祁氏军中。一时间，各种小人行径接踵而至，将宁国最后一点声威消磨殆尽。

潘坛是宁国丞相，与他差不多的一千老臣已经不去上朝了。因为战火，使得建康城的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户迁走，店铺关张，官府无所作为，城内乱作一片。已经习惯了安逸的人们都不得不遭受时局的困苦，有能力的人家都继续南迁，只求一个平安所在。

潘家不能走，走了就是叛国的逃兵，百年声誉将毁于一旦。可留下，潘坛也担心一旦破城，这百年世家就要被连根拔起。宁氏先祖那时候，潘家逃过一劫，这一次遇上了祁氏，潘家的前路如何，还真是没法估量。

潘辰每天都去门房听小六说街上的事，此时潘辰不过十三岁，生得杏眼桃腮，梳着个花苞头，一边簪着一朵新鲜的海棠，颜色正靛。

她生母柳氏从前是潘坛的洗脚丫头，第一次给潘坛洗脚的时候，就被醉

酒的潘坛看中，一击即中，有了潘辰。但洗脚丫头的身份摆在那儿，就算生了孩子，对相府来说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反正从潘辰生下来之后，潘坛就没管过她们娘儿俩，以至于潘坛与潘辰虽是父女，感情却十分淡薄。

潘坛一共有一妻六妾，正妻孙氏，大家闺秀，出身衡阳望族，生下大公子潘莒、四姑娘潘筱和六公子潘瑕。其他六个妾侍，都各有千秋。安姨娘聪明，宋姨娘娇俏，两人是大夫人的左膀右臂。六个妾侍中，她们俩是领头的，分别生了一子一女。安姨娘生下了二公子潘勤和五姑娘潘瑜；宋姨娘生下了三姑娘潘纤和八公子潘勉；王姨娘、梅姨娘算是中庸，虽然无所出，却颇得潘坛的欢心，潘坛每月总要去她们房里几回；剩下柳氏和另一个余氏，余氏是个舞姬，柳氏是个洗脚的婢女，两人地位差不多，都是潘坛冲动之下抬成姨娘的，上位原因惊人相似——有了！余氏也有一个庶女，是潘家最小的女儿潘秀，潘坛虽然不太待见余氏，可对她生的小女儿倒是很喜欢。

府里的姑娘们日日哭泣，总觉得变天之后，她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如花般的年纪，却生逢乱世，若是城破，潘家上下老小前途未卜；若是就此倾倒，她们将从此风雨飘摇，不知花落何处，故日日感伤。

只有潘辰不那么觉得。所谓不破不立，与其跟着气数已尽的宁氏走祸国殃民的路子，还不如另立新君。就算新君不喜欢潘家，凭着潘坛的家底，总不会令妻妾儿女受苦，大不了就是收拾包袱去乡下过日子。只要有银子和声望，还怕换个地方没饭吃吗？就像是大夫人的娘家衡阳孙氏，前朝的名门望族，虽未被宁氏所用，由建康迁去了衡阳，但不是照样声名显赫吗？

潘家唯一要担心的就是祁氏打进建康，会不会把潘家拉过去树典型给灭了。但根据潘辰的分析，祁氏既然一路攻城略地，都没有伤百姓分毫，那么打进建康之后，只要潘家不做出头鸟，就应该没什么危险，撑死了也就是发配出建康的下场吧。

战报一日比一日频繁，潘坛也是发愁。镇国公请他出面组织老臣入宫劝谏皇上离开。祁家已经占领了皖江、南徐州，逼近句容，宁国气数已尽，周围再无军事力量，祁氏势如破竹的架势显示着不需要多久，就能直接挺进建康，皇上继续留在建康绝对危险重重。

潘坛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决定不参与这件事情，镇国公觉得潘坛脑子进水了。

“丞相可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祁氏已非从前的祁氏，破城之后，

定不会饶恕皇上与城内诸家，他要立威啊！咱们又何苦走到那一步呢？皇上只要说了离开，那咱们就都能跟着再往南去。”

“国公不必多言，我潘家就没出过弃城而逃之人。”

不得不说，潘坛在这方面还是有骨气的。可潘坛晚上跟大夫人孙氏一说，孙氏就不乐意了：“夫君糊涂啊！国公与你也算知交好友，他这般建议，是不想潘家被祁氏所害。你纵然不顾自身生死，我亦能随夫君，可孩子们怎么办？夫君是要这些如花似玉的孩子今后陪着咱们受苦吗？”

潘坛两边为难，历经一夜之后，夫妻俩终于商量好，将所有妾侍和孩子都送去锡城潘家支脉中去，潘坛和孙氏留在建康，守着潘家祖宅，也算是对潘家历代祖先有个交代。

潘辰和其他孩子全都被送走。潘辰和柳氏坐在最后一辆寻常潘家下人出行用的青篷马车里，只有两个位置，其他地方全都放满了行李，由一匹瘦马拉着，跟在前面的豪华马车后头，颠儿颠儿地出城。潘辰趴在马车窗边上看周围全都是或背着包袱，或坐牛车、马车出城的人们，店铺十有八九都已经关张，曾经繁华的长安街，虽然还没有遭受战火，屋舍林立，却再无从前的繁华热闹。人心惶惶，逃家避难，说的就是这样的情景了，一种时代的无奈感油然而生。

马上要到城门口，柳氏把潘辰拉回了车里。经过城门守卫的时候，她们听说今日是城门开的最后一日，从明天开始，城门关闭，禁止进出，怪不得今日出城的百姓空前的多。

一路南去，官道上的人很多，大多都是由北向南逃命的。官兵队伍时常出现，马蹄奔疾，呼声赫赫。每当遇见策马的队伍，人们就自动退到两边。潘辰心中暗叹一口气，她从前就知道宁国气数要尽，可是真没想到尽得这么快！

潘辰她们在锡城一住就是两年，建康终于传来了破城的消息。至此天下初定。

祁正阳率领部众由南定门进入，不过几天的时间就彻底占领了建康内外，大祁的旗帜插遍了城内大街小巷。文广帝被擒，为不被杀害，主动写诏书禅位，宁国正式宣布灭亡！历经两年八个月的时间，新朝——大祁另立。祁正阳登基为帝，国号“定元”，册封其四个儿子为王，长子祁墨州为太子。

潘辰等一帮孩子是在定元元年三月被统一接回安置的。大祁成立之后，祁正阳倒是没有为难主动禅位的宁氏，将宁韬封作宁王，以大祁元帝之身份，赐宁王宅邸和封号。宁氏一族迁出皇宫，入住东城玄武街，而建康城内一应官员皆不受连累，留职待核查，等待内阁审批。潘坛也不例外，卸去了宁国丞相之职，在家种花、养鱼、教孩子，自得其乐。

潘辰再见他时已经十五岁了，潘筱十八岁，潘瑜十七岁，潘秀也十三岁了。潘坛和孙氏都略微清减了一些，反倒是她们在锡城住的人圆润了不少。

宁国的众多大臣，定元帝不怎么敢用，但他对潘坛还挺礼遇。宫内稳定之后，定元帝就主动召潘坛入宫会面。潘坛从前见过祁正阳，也打过几回交道。说实在的，潘坛是个读书人，有些看不起马背上出身的祁家，觉得祁家没有底蕴，祖祖辈辈皆为粗鄙之人，也就只配守守边关、打打仗。若论起家风底蕴，治国文化，潘坛还真瞧不上祁氏。奈何人家手上有兵，乱世里，有兵力就是有权力，文人纵然心中不忿，却也没法和杀人的军队对垒较真，必须臣服。

祁正阳比起从前见面的时候要老一些、瘦一些，看着精神还不错，说话声如洪钟，带着英雄正当年的霸道，举手投足皆带着北方豪迈，与宁氏帝王故作风雅的架势完全不同。祁正阳说话直接：“吾有一太子，年方二十有四，至今未娶，据闻卿之爱女秀丽端庄，知书达理，吾欲替太子求之，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潘坛对祁正阳的要求感到惊讶，哪有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提亲的？幸好百年世家的风骨支撑着潘坛的脊梁，没让他做出有辱门楣的失态行为。潘坛冷静应对：“启禀皇上，草民已不是丞相，愧不敢当，只是皇上所言之爱女，不知说的是……”潘坛心中有答案，却不死心要问个明白。祁正阳这是看中了他的筱儿啊。

果然，祁正阳不客气道：“自然是你与夫人的嫡出之女。丞相有几个嫡女呀？”

潘坛沉默了，没有当即回答祁正阳的话，沉吟片刻后，才说道：“这……恐怕不妥吧。草民之女，虽略有才名，但性情娇气，只怕配不上太子高洁品貌，还请陛下替太子另择贤妃。”

言下之意就是不同意了。说得好听叫配不上太子，其实祁正阳哪里会听不出来，他根本就是觉得太子配不上他家的宝贝闺女啊。祁正阳从龙椅上走下，负手在潘坛周围缓缓走了两圈，近看龙颜之上带着倦容，黑面之下似乎没什

么血色。潘坛只敢看了一眼，就飞快垂下眼睑，做鼻眼观心状。

“丞相可能误会了。吾替太子求的不是妃，只是侧妃。”

潘坛：……

接下来的话，潘坛真的希望自己没听到。一个从前连自己都嫌弃的粗人用极其粗劣的口吻提亲潘家最受重视的女儿，并且给的还不是太子正妃的位置，只是一个侧妃。

潘坛真的不想答应这门婚事，可是天下已然改姓，他潘家纵然文臣众多，在这乱世中又有多少说话的权利呢？更何况，祁正阳也明明白白地和他说了，只要答应这门亲事，潘家地位不减当初，他也可以重新坐上大祁丞相的位置。

这样的利弊权衡，潘坛并不擅长，只想着回府之后与孙氏商量。

潘坛回家后将祁正阳的想法告诉了孙氏，孙氏也瞧不起祁氏的粗鄙，当即就反对道：“太子……不就是那个杀神吗？听说战场上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那样凶残的莽夫，如何配得上我的筱姐儿，祁正……皇上也太过分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孙氏就掩着帕子坐到床沿哭泣。她可以陪夫君守着祖宅，不惧生死，这是她的本分，可是要她亲手把自己培育出来的天香国色送到一头蛮牛那里，她是真做不到。

潘坛也是愁苦，在玉石插屏外的太师椅上坐下，单手扶着额头，头疼不已。

孙氏哭完了，冷静一会儿后，便恢复了理智，痴痴地看着床框上的卷耳雕花失神，随后她又看看插屏外那个愁眉苦脸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久，她哪里会不知道丈夫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也不甘心潘家就此没落，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建康这个权力中心，如今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新帝说了，只要让筱姐儿嫁给太子，潘坛就能恢复丞相之位。其实天下已定，祁家已然登顶为王，就算出身粗鄙，那也是个粗鄙的王，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孙氏怎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只是不甘心罢了。

她的女儿是天姿国色，九天玄女，从小到大都是娇养着的，若是宁国还在，凭着潘家长女的名望，就是做皇后也使得，若祁正阳让筱姐儿做太子妃，孙氏还能勉强释怀，偏偏是个太子侧妃。

尽管心中不愿，但孙氏知道这是潘家翻身的机会，就好像百年前的先祖。当时宁国初立，潘家也是出了一个女儿给宁国皇帝做妃子才保住了潘家的百年峥嵘，如今不过是历史重演罢了。

她走出插屏，坐在潘坛身旁，柔声说道：“就算只是侧妃，老爷也要答应我，

断不能在嫁妆上再委屈了筱姐儿。”她这么说，就是已经做好了选择。

潘坛泪眼婆娑地看着孙氏，感叹一声：“婉儿真乃贤妻也。”孙婉是孙氏的闺名。

就这样，潘坛夫妻俩一番商谈后，决定答应祁正阳的要求，将潘家嫡长女潘筱嫁给太子祁墨州做侧妃。在潘坛答应的第二天，他官复原职的圣旨就传到了潘家门前，至此，潘家又成了丞相之家。

梨香院已经打扫了四五天，可柳氏总觉得还有地方没扫干净，这几天不仅让张妈妈和宝鹃忙里忙外，就连潘辰也被抓壮丁，分派了在院子里捡落叶的任务。潘辰出落得大姑娘似的，跟小时候的长相没有太大的差别，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颇为英气的眉，瓜子脸，翘鼻子，双唇丰润。柳氏说潘辰长得太忠厚了，看着就没有其他姑娘聪明，潘辰对此不予置评。

长姐要出嫁，做姐妹的自然要随一点份子，潘辰跟着潘瑜和潘秀来给潘筱送礼物，只见潘筱坐在西窗凭栏处，似乎有些不开心，尽管她常年都不怎么开心。潘辰就搞不懂了，明明风华正茂，潘筱却总眉头紧锁，顾影自怜，叫看见她的人都觉得心情不好了。

对她们送的东西，潘筱也只是瞥了一眼就让一旁伺候的两个奶娘收了起来，这让精心为她挑选礼物的潘瑜脸上有些尴尬，但她却依旧保持微笑，对潘筱逢迎道：“长姐马上就要嫁给太子了，将来便是皇妃娘娘，妹妹们还要姐姐多扶持才行。”不愧是安姨娘的闺女，就是会说话。

潘筱不动声色地扯了扯嘴角，捏着三分气冷哼了一声：“没什么可羡慕的，一介莽夫罢了。”

潘筱的话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往下接，送礼送得不是很开心。潘瑜和潘秀一出了潘筱的院子就各分东西，再没有一起进院子时的期待和高兴。潘辰回到梨香院，柳氏就将她拉入了室内问情况。在说到潘筱不太高兴的时候，柳氏放下手里的花干和药材，问道：“嫁给太子都不高兴，她还想嫁皇上啊？”

潘辰觉得柳氏话糙理不糙，可不就是嫌弃份位太低嘛，要是皇上许诺的是太子妃之位，潘筱也许就会高兴一点儿了。人都是现实的，只不过有些人的现实被道德和高尚包装，让人看不出来罢了。

潘筱出嫁和潘辰的关系不大，只知道她出嫁那天，孙氏哭得死去活来，太子府来迎接的阵仗也没有很大。一来大祁崇尚节俭，不好奢华；二来潘筱是侧妃，侧妃的礼仪阵仗再大也大不过正妃。不过太子府的阵仗小些也就算了，

潘家阵仗大些也能互补一下，可最让潘家觉得难堪和不能接受的是，太子一天之内同时纳了三个侧妃，潘筱只是其中之一，与她一同入门的还有她的好朋友加闺密，前宁国公主、今宁王郡主宁月如，另外还有一个是镇国公府嫡长女沈芸，二十三岁的高龄，与潘筱和宁月如一起嫁入了太子府做侧妃。

孙氏知道这件事之后，关起门来骂皇帝，要不是潘坛按着，她说不定都能提刀去宫里替潘筱找皇帝说理。本来孙氏让潘筱做侧妃已经很委屈了，偏偏还不是唯一的侧妃，这让孙氏如何接受得了啊？

潘辰在梨香院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距离潘筱嫁入太子府已经有两三日了，潘辰的第一反应就是：“那晚上他们四个一起过的？”

柳氏：……

毋庸置疑，潘辰被柳氏按在大腿上打了好几下屁股，眼泪汪汪地哭鼻子，哭得柳氏心烦才没继续下毒手。

潘辰被打了一顿，却也换来了这件事的答案。柳氏这个人虽然看起来胆小怕事，但身为她女儿的潘辰却知道，这也只是看起来罢了。柳氏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这世上几乎就没有她不会的东西。柳氏有时候说的道理，使潘辰不止一次觉得柳氏绝不是个洗脚婢那么简单，但每次向柳氏问这个问题，柳氏都避而不答。

被打了一顿后，潘辰得知了潘筱成婚当晚的一些事情。据说那鲁莽太子一直待在宫里，连拜堂都没回来，三个侧妃纳进门，他连面都没露过。

太子在宫里待了足足半个月才回到太子府，想起来后院还有三个美娇娘等着他。

潘筱一个月以后才回的潘家，潘家上下举家欢迎，各房姨娘皆列队迎接，给足了孙氏面子。潘辰站在潘秀前面，看着一身华服的潘筱从华丽的马车中走下，长裙曳地，光华贵气，精致的妇人妆容比她做姑娘的时候更显成熟风韵，就是脸色似乎比做姑娘的时候还要阴沉，并且带着虚弱和憔悴，就像那我见犹怜的娇花。

一向视女儿为珍宝的孙氏哪里容得下女儿不高兴，追问之下，潘筱就像个等着要哭的孩子，越发委屈，跟孙氏哭诉，说那个太子在房里粗鲁下流，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等等。

晚上孙氏把这件事跟潘坛说了，越说越伤心，原本把女儿嫁给祁家孙氏就很不开心，没想到那人还不珍惜自己闺女。潘坛也爱女儿，揪着胡须苦恼。

夫妻俩商量到半夜，想着太子定是贪图女子颜色的色胚，爱女是三个侧妃中容貌最好的，少不得要受苦了。夫妻俩一合计，就想再送个人去太子身边给潘筱“挡灾”，可一般人家的女子哪里近得了太子的身，于是乎……

“夫人是说在府里选？”

潘坛猜中了孙氏的心思，孙氏连忙点头：“是，老爷英明。”

“这……”潘坛有些拿不准，“你说的是哪个？”

“看老爷想选哪个。府里不是还有三个姑娘未出嫁……”孙氏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她这是要用别人的女儿去分摊自己女儿的痛苦。潘坛确实没想到孙氏会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慌神：“这不好吧，三个丫头都没嫁人，筱姐儿本来就是侧妃，再安排进去，估摸着连侧妃都做不上。”

见潘坛有些舍不得，孙氏再次变脸：“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她们，你就舍得咱们筱姐儿是不是？当初战乱，你说送妾侍和孩子们去锡城，我一句话都没说，义无反顾跟你留在建康，守着祖宗家业，不顾生死，粗茶淡饭过了两年，日日担惊受怕，人消瘦不堪，可是她们呢？她们却在锡城享福，一个个养得珠圆玉润回来，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但我是你的妻子，夫妻就该有难同当，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筱姐儿是潘家的嫡女，知书达理，饱读诗书，那样优秀的女儿，在你眼里还比不上一个妾侍生的孩子吗？你可真是铁石心肠，非要逼得我给你跪下不成吗？”孙氏说完，就真的从软榻上滑下，双膝着地跪在潘坛面前。

潘坛赶忙去扶：“哎呀，夫人这是做什么？快些起来。”

“老爷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反正筱姐儿受罪如同我受罪，筱姐儿若有三长两短，我也活不成了。”

潘坛两相为难，却也实在看不下去孙氏这个样子，说道：“你先起来，我答应你考虑考虑。这件事也不是咱们在房里说的这样轻巧的，若是寻常人家，房中塞个把人也沒什麼，可那是太子，总得要太子和皇上答应才是。只能说要找机会，贸然去说，只会弄巧成拙。”

虽然潘坛没有一时冲动答应孙氏这个建议，但是他同意考虑已经是孙氏的胜利。孙氏收起了眼泪，让潘坛将她扶了起来，抿唇对潘坛最后问了一句：

“若是能成，老爷想送谁去？”

这边孙氏和潘坛在说话，那边梨香院里，潘辰的喷嚏打个不停，让柳氏好生嫌弃，赶紧将她的宝贝花干和药材往旁边挪去，还说风凉话：“就没见

过你这样不文雅的姑娘，打个喷嚏地动山摇的。”

潘辰白了柳氏一眼：“谁还能控制自己打不打喷嚏？就好像娘晚上睡觉打鼾……”

柳氏被揭了痛处，伸手就要打潘辰，潘辰眼明手快，抓起柳氏面前的一把花干就跑，边跑边跟柳氏挥手，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撒欢得意的小模样别提多逗人了。女儿算是柳氏在这里唯一的安慰，虽然有时候调皮得很，但更多时候也让柳氏忍俊不禁。

孙氏每日在府里密谋送人去太子府替潘筱分摊痛苦，潘坛日日出入宫廷寻找合适的机会。朝里朝外忙得热火朝天，新朝的建立并不容易，推陈出新，百业待兴，各种事情层出不穷，所有人都忙得焦头烂额。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期里，一场惊天动地的剧变就毫无示警地发生了。皇上病危了。

这消息一出来，就震惊了天下。潘坛也是前几天刚刚知道，这段日子以来，皇上只做重大的决断，一般朝政，都是太子主理。朝臣们每日忙得不可开交，也没有多想什么，毕竟祁正阳雄峙北方多年，给人一种钢铁般坚不可摧的印象，这样一个支撑着大祁朝的铁人怎么会说病就病了呢？

震惊的同时，也让时局瞬间变得更加紧张起来。祁氏才立国不久，祁正阳登基还不到一年，身子说垮就垮了，在太和殿中一个眩晕倒地，就再也没起来过，在龙床上接受百官朝拜，身体依旧每况愈下。太子监国，大半个月之后，皇帝就宣告驾崩了。

定元不过一年，就要改年号开元。这天下变得简直比翻书还快。

皇帝驾崩，太子登基。潘辰在后院里，都能感觉到这时局的动荡。想也知道，祁氏刚刚入城，除了兵力之外，治国肯定文化底蕴不够高，虽说大家臣服于祁氏的武力，可说到底都不是心悦诚服。祁正阳资历高，压得住，他入城登基之后，倒是没出什么乱子，可他的太子祁墨州毕竟才二十四。虽说有祁家上下势力支撑，但城内各大家却在祁正阳死后蠢蠢欲动，新帝登基的这段时间城内风声鹤唳。幸好祁墨州也不是吃素的，从小跟着祁正阳东征西讨，在军中颇有地位，又是祁正阳亲自册封的太子，因此登基之时虽小有插曲，却也平安度过。

在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时候，也不乏暗自高兴的人家，比如说潘家。前几天还在埋怨嫁给太子做侧妃，可这才多少时候，新帝登基，侧妃变皇妃，

等过段时间，要是皇上高兴了，做个皇后也不是不可能。

随着太子登基为帝，太子的三个侧妃也跟着入宫，潘筱封为贤妃，宁月如为淑妃，沈芸为淑媛。

潘筱封了妃子，孙氏阴郁了好些时候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对妾侍们也更宽裕了些。潘筱入宫的那一天，孙氏在家里打赏潘家上下，就连最没有存在感的梨香院都分到了五十两赏银。柳氏带着潘辰去谢孙氏的时候，孙氏一高兴，又额外赏了潘辰一对金珠子耳坠和一对黄灿灿的金镯子。

柳氏坐在梨香院的桌子旁，看着金镯子叹息。一个从来都不受重视的人忽然受到了后院掌权者的重视，并且获得了大额赏金，这怎么看都像是要出事啊。

果然两天以后，潘辰得知了缘由。原来潘坛打算再送一个闺女去宫里陪潘筱，说得好听些是潘筱觉得宫中寂寞，说得难听些，就是去替潘筱挡皇帝的恩宠。潘筱是朵名贵的娇花，需要怜惜，不能总被皇帝的狂风暴雨摧残吧。潘坛和孙氏心疼女儿，不想看着她受苦，于是就把目光转到了府里的几个庶女身上。而府里的姨娘和庶女们也都不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入宫肯定是要当炮灰的，若是宫里没有潘筱，那还能鼓足勇气去和其他妃子争个一世荣华，可偏偏宫里已经有潘筱了。潘筱是潘家的嫡女，有才貌有身份，只不过是疲于应付精力旺盛的皇帝，说白了，就决定了她的后半生。

潘辰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居然等到了这么个无妄之灾，想说理，却发现有理都没处说。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潘坛点头同意的那一刻，就决定她的后半生。

柳氏为了这件事也曾去找潘坛哭诉过，可柳氏平时的存在感太低了，潘坛都快要忘记她这个人了，临阵磨枪的后果就是，潘坛把柳氏的话当作一股有味道的空气，训斥一番后，把柳氏赶出了主院。

柳氏求潘坛不得，在梨香院唉声叹气的。娘儿俩互相对望，都感觉未来没有梦了。不过柳氏是个乐观的性子，睡了一觉之后，也就接受了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她是这样说服潘辰的：“好歹是个机会，人什么时候都不能绝望，你要这么想，只要你抓住了皇上的心，整个天下都是你的。”

柳氏挺会说服人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她知道这个时候和潘辰说其他的都是虚的，只能画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大饼给潘辰，就好像是只要你发现了宝藏，你就能买天下所有你想买的东西，但前提是你得找到宝藏啊。

潘辰不是个纠结的人，适应能力还不错，既然这件事情她没办法更改，那就只有接受了。柳氏画的饼虽然难吃，可到底是个有道理的饼，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殊途同归。

“入宫既已成定局，咱们只能接受。你入宫以后，谨记为娘的话，少说多看。观人观心我倒是不担心你，只是人心难测，万事小心为妙。君心是这个世上最难俘获的东西，要克己守身，不可深陷，方得自在始终。”柳氏抚着潘辰的柔软黑发叮嘱。女儿虽然性格懒散，但也不是傻子，谁对她好，谁对她不好，她心里门儿清。

潘辰想着要与柳氏分离，单独入宫，怕柳氏担心，故意不把伤心表露在面，乖巧点头：“知道了。”

其实入宫潘辰是不怕的。柳氏从小便教潘辰观人观心术，用得好了，就算不能翻云覆雨，但也绝对可以在关键时刻救她一命。潘辰不知道柳氏怎么会这些旁门左道，问了好几回，柳氏不说，她也没法子。

潘辰入宫这件事情，就这样没争议地定下了。潘辰作为新帝登基潘家送的贺礼，就这样和几箱子糕团美酒一起悄无声息地被送入了宫。潘瑜、潘秀含泪送潘辰，潘秀说得好啊，这一入宫，也不知道今生今世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潘辰是潘家的庶女，皇帝还算给面子，没有让潘辰从八品的良娣做起，而是直接封了五品昭仪。潘坛表面上很淡定，但回到家之后，却感激得涕泪纵横，觉得皇上真是给潘家面子。

不过潘辰觉得潘坛是想多了，为什么皇上会直接封她做昭仪呢？其实想一想也能知道原因，除了想拉拢潘家之外，还有就是皇上刚刚登基，还没选秀，后宫里加上刚进来的潘辰，总共就四个女人，四个女人，两个是妃子，一个是淑媛，全都是领导，潘辰如果给封个八品良娣，那就是三个领导一个兵，很尴尬的，好不好？

潘辰入宫第一天就弄明白了后宫的体系。先帝祁正阳留下来一个正房夫人闫氏，祁正阳登基之后她是皇后，现在祁正阳死了，她就是太后。祁正阳还留下了三个妾，现在也都变成了太妃，住到偏宫去了。祁正阳在位期间没有选秀，宫里的宫婢、嬷嬷、太监大部分是经过一轮又一轮筛选之后才得以留下来的，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宫外新招入的。潘辰因为还没有侍寝，所以暂时没资格去觐见宫里的这些核心势力。

潘筱住在长乐宫，据说长乐宫是前朝时期宁国皇帝最宠爱的林贵妃的居所，布置奢华，仿若月宫，是宫内的一大景点。潘辰有心想去看一眼，奈何自己地位有限，不受召见的话，哪儿都不能去。

她被安置在柔福殿，与潘筱住的长乐宫离得不远，规模远没有长乐宫那么大，那么奢华，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比潘辰在潘家住的地方好多了。一个很大的庭院，看着有点空旷，要是以后有机会，潘辰想稍微打理一下，想来应该也不错。一间主殿，七八间耳房，内饰布景有点单调，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收拾出来的，不过潘辰不介意，这样的环境，要是能把柳氏一起接过来住的话，就更完美了。

柔福殿中有六个人伺候：两个宫婢月落和星霜，两个小太监张能和李全，还有两个粗使婆子。月落和星霜都是十八岁，模样出落得不错。月落是瓜子脸，柳叶眉，细眼睛，说话的时候两只手总是忍不住去摸衣角，胆子不大；星霜则是小圆脸，看着挺结实的，跟潘辰说话目不斜视，应该是个自律有定力的女孩儿。她们都不是前朝留下来的老人，入宫也没几天，一直被安排在杂务司里，潘辰进宫之后，才调来柔福殿，从今往后就负责潘辰在柔福殿中的生活起居了。要是其他人入宫，临时从杂务司里抽调过来人手，肯定会觉得受了怠慢，可潘辰觉得挺好的，两个姑娘都是笑脸儿，见着她就笑，不管真假，看着总是舒服的。

初来乍到一个地方，潘辰前两天都用来熟悉环境了。潘辰发现宫里的生活其实挺规律的，御膳房寅时三刻开始供应吃食，月落或者星霜领一个小太监去领饭。潘辰没有恩宠，早上能睡到辰时再起床，吃个早饭，然后就是大把的空闲时间，可以去附近的花园里看看，但不能走远。潘辰问过安全距离，大概也就是柔福殿周围三百尺以内，不能乱走，原因是怕冲撞了份位高的贵人。

潘辰优点不多，但耐得住寂寞算是一个，但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寂寞一耐就是一年多。

祁墨州将最后一份奏折批阅完，挺着背脊伸了个腰。他身材高健，穿着一身玄色暗龙纹的对襟直裰，容貌英朗不凡，却冷峻严肃，目光深邃锐利，仿若翱翔天际的鹰，洞悉一切。

王福贵是太后身边的管事太监，对这位少年英主颇有惧意，不敢有任何造次之处，恭恭敬敬地将太后的意思传达到，无非就是老生常谈，让皇帝答